

淡杯

笔者和日本七三一部队的“碰头”，是在柔佛淡杯（Tampoi）小镇的一座山岗上“发生”的。

那是 2016 年 2 月 14 日的下午，在著名的新马二战历史学者日本琉球大学名誉教授高岛伸欣的指引下，我们的商务车驶进了一座政府建筑前的停车场。

高岛教授指着一座钟楼告诉我，这里就是当年日本七三一部队制造鼠疫弹的旧址！



图 1，前淡杯精神医院的指标性建筑物：行政钟楼

这简直就是一记重重的右勾拳，打得我几乎昏了过去！因为三十多年来，我收藏了不少日军侵略新马的原始资料，却竟然漏掉了这么一只大豺狼！

高岛教授原来是在 1993 年 2 月，按照一名日本老兵竹花京一自费出版的回忆录（笔名竹花香逸），按图索驹，发现和确认了这座“淡杯精神病院”就是战时竹花曾经在这里干过两年“活”的地方。竹花干过什么“活”呢？答案就在他的回忆录的书名上：《亲眼看到的跳蚤和老鼠和鼠疫菌》！（副题是“一名年青人的从军记”）



图 2，竹花的回忆录

是的，竹花就在这里当过负责生产鼠疫菌的实验室助手，看过无数的老鼠，和它们身上的跳蚤，和被人工感染上鼠疫的毒跳蚤！他干过活的实验室叫做“江本实验室”，就位于钟楼的后头，整间医院被改为日本七三一部队设在新加坡的冈 9420 部队属下的马来支部，内部秘密称号为“梅冈部队”。

高岛教授当年来到这里时，还是一座精神病院，而且一位曾当过男护士长，已经退休的印籍老爷爷卡尔星（当时 75 岁）还亲切地讲述了当年的往事。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平面媒体都来采访和发布出去！

在过后的几年里，高岛教授还亲自带领了日本和平团体和学者，几次前来参观呢！



图 3，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5 年 3 月 7 日副刊的全版报道。左上角为手持竹花回忆录的高岛，右下角为卡尔星

可是，事隔二十多年后的这一天，我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原来该设施已经换了主人，再也不是精神病院，如今它是一座柔佛州卫生局属下的公共卫生部门。他们的守卫也不允许我们入内参观和拍照了！吃了闭门羹的我们只好收兵回星。

回到书房，笔者把收藏的战前英军地图，网上的谷歌卫星地图，竹花老兵的手绘地图，和我拍摄到的建筑物平面图等对比分析之后，可以肯定这座英国殖民地政府在 1937 年盖的精神病院，是当时东南亚数一数二的疯人院！它竟然拥有 257 公顷的土地，是 360 个足球场的总和，虽然其建筑面积只有六份之一，但是也一共盖了约 60 座大小不一双层或单层的房子，分布在一条长约 2 公里，宽约一两百米的狭长腰带上，拥有 1200 床位，还有特设的隔离病房。当年的新加坡《马来邮报》曾赞誉它为“东南亚最完善的精神医院，仅次于澳大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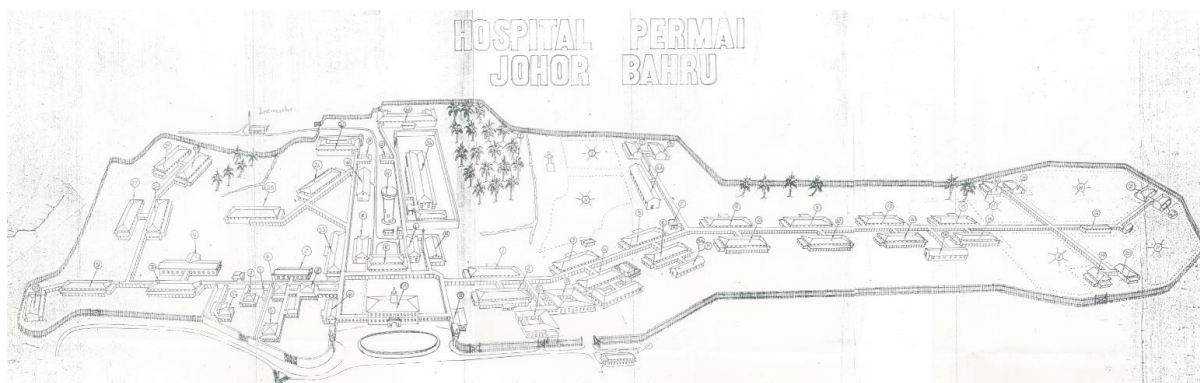


图 4，当年卡尔星送给高岛教授的手绘淡杯精神病院鸟瞰图（钟楼位于中心线偏左的下方）

动机何在

最令笔者无法理解的，就是为什么七三一部队要来新马？

到底动机何在？

几乎一辈子都在日本大集团担任驻亚太要职的笔者，非常清楚日本人的习性和思维，没有“决定性的必然条件”的话，他们是不会有所行动的！那么，这个“决定性的必然条件”是什么呢？

这下可苦了笔者了，翻查了多少和七三一有关的史料，就是怎么找也找不着。

有一天的夜晚，当我在查阅一篇日本陆军的鼠疫菌研究论文时，在一段研究跳蚤的生态条件的章节里头，几个熟悉的字眼“气温 30 度 C，湿度 90%”跳进了我的眼孔之中。这几个字是新马的天气预报里头，几乎天天都有机会听到几回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这是日军发现了“蚤的繁殖和孵化的最优条件是气温 27 到 30 度 C，湿度 90%”。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跳蚤就能生得多生得快也！

这是日本七三一部队从 1940 年开始研究鼠疫菌的一环。与此同时他们在中国主战场上，已经一边研究一边开始在农安，衢县，宁波进行实战实验并且一共杀死了 1 万多平民，他们这群恶魔从而得出一个结论：鼠疫菌弹是最有效的无差别式大量杀伤武器。

这样一来，如何有效地大量生产鼠疫菌弹，就变成了侵华日军的重要战略决策。

很快的，“中国太冷，东南亚适合”就成了定论。在 1942 年新加坡沦陷之后不久的 4 月，由时任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亲自下令给中国军区总司令畑俊六（图 5），先在南京筹组名为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简称“南防给”，防谍编号“冈 9420”）的先头部队，然后在 6 月一百多人的军医和医疗技术人员乘船搬移到医学上较为发达的新加坡，并以中央医院里头的医学院大楼为总部（图 6），柔佛的淡杯精神病院为支部，开始研究和生产鼠疫菌等生化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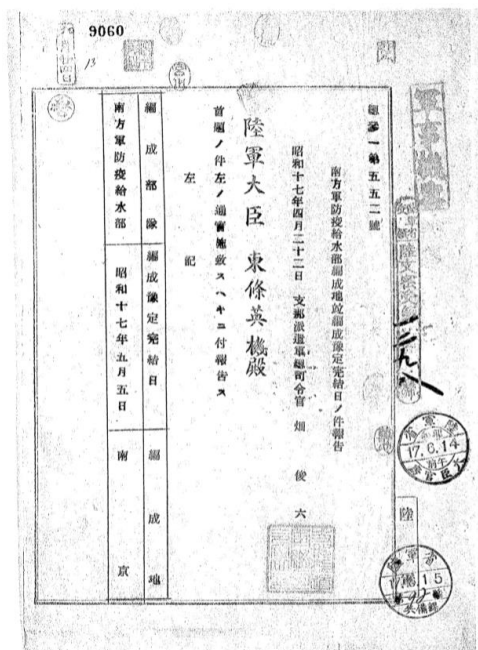


图 5，盖有红色“军事机密”四个字，烟俊六在 1942 年 4 月 22 日呈报给东条英机“南防给预定在 5 月 5 日，在南京完成编队”的档案



图 6，被日军占领后改为冈 9420 总部的前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大楼，楼高三层，底层主要是大堂，二楼和三楼是实验室或办公室。

新加坡已故前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渥在 1982 年录制的口述历史中，留下了宝贵的线索：“我成为抗鼠疫研究室的助手。我们每天必须做的是抓捕新加坡各个角落的老鼠，我们坐着大罗厘带着几千个捕鼠笼出发，抓回来的老鼠逐只被麻醉，然后在它们身上找鼠蚤。收集到的鼠蚤过后被喂以死于鼠疫的老鼠的血和内脏，从而制造出一群患上鼠疫的鼠蚤。每隔三到四个月，几百万只这样的毒蚤被装入瓶子，用火车运往泰国。”

正当我不知如何寻找冈 9420 部队的档案时，老天爷送给了我一个“天机”。

2018 年 2 月 15 日早上，在出席了新加坡一年一度的“悼念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的公祭仪式之后，一起参加典礼的日本著名记者兼作家西里扶甬子突然间开口邀约 4 月初到东京见面，说是有一卷录像带，要请我辨识里头的国家和地点，我当然义不容辞的答应下来。

首个七三一影像

在樱花盛开的东京，西里女士交给我一卷爆炸性的数码影像（U 盘），它竟然是日本七三一部队的重要干部增田知贞大佐（石井四郎的左右手），在 1942 年到 1943 年之间亲自拍摄的黑白无声电影，记录了他旅游和视察新马，印尼和缅甸的“相关部门”的内外珍贵镜头。我的任务是辨认 70 多年前的人物和建筑物，判定影像里头国家的分界线等。西里女士告诉我，她的计划是在 2019 年 8 月在哈尔滨的七三一罪证陈列馆中展出。还特别强调的说，这将会是七三一部队至今唯一公诸于世的视频！

这简直是老天爷赐给我的珍宝，我挑了一两个月的“夜灯”，才终于把它完成。其结果是惊人的！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与七三一部队有关的部分。

在新加坡的影像里头，可以看到增田带着我们走进了冈 9420 总部大楼的二楼（图 7）和三楼的实验室，高级将校的洋房，军医和医疗专家的宿舍，还有一间疑似“细菌弹芯”的玻璃试管车间，这是至今为止，不见经传的“弹芯”工厂！有待今后进一步史料的挖掘。



图 7，冈 9420 部队总部二楼的实验室内，几名本地人在日军的监督下，正在处理化学液体的样子

在印尼的影像中，可以看到日军占领下的“雅加达卫生研究所”的外观和实验室的内部情景，军医部外观和几位将校等。似乎增田并没有视察在万隆的养鼠基地和巴斯特研究所。

在缅甸的记录里，看到了在某处一名日军军官正在检查一批捕鼠器；增田一行到过“缅甸巴斯特研究所”（法国微生物学家）和“公共卫生学院”，但是只拍摄其外观，并无内部介绍；还看到增田参观了一处，有几排由水泥筑成约有 1 立方米的“加盖大箱子”，他们都探头看了看箱子东西，外形酷似哈尔滨的养鼠箱。

在马来亚的部分，增田只走访了马六甲，麻坡和新山，并没有淡杯精神病院的影像。但是却出现了马六甲唯一的高级中学，然而可悲的是整座校园里并没有学生的影子，而且所有建筑物和所有课室的窗门，全都密封紧闭着的。从七三一部队的资料来看，这里似乎已经变成了饲养跳蚤的“农场”了！

到了这里，第一，南防给或冈 9420 部队不但在新马有组织，而且连印尼和缅甸都有其卫星组织。

第二，综合笔者搜索来的其他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新马鼠疫菌武器生产链：首先是森美兰州的瓜拉庇劳的莫哈末国中改装成淡杯属下的“孙支部”饲养老鼠和兔子，同时在附近还有一间台湾人经营的老鼠养殖场，然后是马六甲高中校园被改为老鼠和跳蚤的养殖场，成长后的老鼠和跳蚤被送到柔佛淡杯和新加坡总部进行“毒化”，然后把毒蚤分批装入玻璃瓶子里，并置入陶

制的炸弹壳中（图 8），用火车运载到泰国某处，再送往战场，空投到平民或敌军聚居的地方，让毒跳蚤跳到人或牲畜身上吸血，从而把鼠疫传播开去，无差别式的杀害人或动物。



图 8，笔者站在哈尔滨的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的细菌弹复制模型之后，以示实际大小尺寸。

名单和研究报告

“到底冈 9420 部队有多少人呢？”

当笔者向新加坡唯一幸存的前冈 9420 部队的破伤风菌实验室助手，今年 93 岁高龄的杰夫利陈录取口述历史时，问了他。“估计有六七百人！”他想了想，回答说。

如何取证呢？我又掉进了泥潭里头。当我获知日本的“十五年战争和日本的医学医疗研究会”得到了冈 9420 部队名单的消息后，立刻写信询问可否索取副本，但是被回绝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9 月 1 日，在哈尔滨，在西里女士的引见下，我又碰到了一位贵人！这回是一名年青有为热血澎湃的历史学者，他是哈尔滨市社科院七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副馆长，兼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杨彦君教授。他一听到笔者正在寻找名单，就二话不说地，从他的资料库里头抽出了两大册档案来，第一册就是冈 9420 部队的官方名单，第二册竟然就是冈 9420 部队曾提交过的 11 篇细菌研究论文（图 9）！正如“铁证如山”这四个字所形容的情景，这些是任何七三一研究学者都想得到的档案，而且是日本政府无法否认和推翻的官方档案，厚厚地就堆在我的眼前！仔细查看之后，果然在 1945 年 1 月的名单中，能够确认超过 800 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出生日期，军阶，家乡地址，等详细的“个人资讯”，其中，我还找到了几个曾在新马写过研究论文，担任过部队长官的人名呢。

在杨教授的强力牵引，热情相助之下，笔者对冈 9420 部队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阶段。

12 月 7 日，在横滨，当我结束了我的演讲之后，又再次的得到了一位素未谋面的日本学者的馈赠，他是“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理事的奈须重雄先生，他竟然送给我一张光碟，里头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 13 篇冈 9420 部队的细菌研究论文！以及 23 篇目前只得知其论文题目及执笔军医名字的列表。根据上述的 47 篇论文的编号推算，全体约有 135 篇，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发现了三分之一，还需要更多的钻探和挖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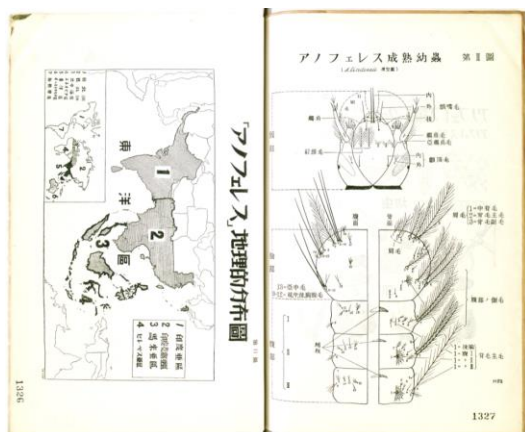


图9，除了研究鼠疫和跳蚤，冈 9420 部队也研究疟疾和疟蚊。图为一篇论文中的疫区分布图和疟蚊幼虫图

未解疑云

一边研究已经挖掘到的史料的同时，笔者还在继续探寻冈 9420 部队在太平洋战争之中，以及他们和中日战争的西南战役（缅甸，云南）的关联。

原因是这样的。新加坡的已故奥斯曼渥部长所说的“细菌弹运到泰国”是千真万确的话，问题就出来了！因为泰国不是日军的战场！所以，泰国只不过是个转运站。那么，鼠疫弹从泰国又去了哪儿呢！根据日军的跳蚤生态实验，他们发现跳蚤在绝食状态下（比如被密封在瓶子里头）的可存活最高日数为 20 天。有鉴于此，假如从新加坡用火车运到曼谷需要花去两天的话，驻泰国的日军就只剩下 18 天的“使用期限”，从泰国或其附近的机场起飞的日本军机，会是朝那里飞的呢？我们都知道，日据时期新马和印尼并没有发生鼠疫，因此，不会是南方。

2019 年 5 月上旬的一个下午，笔者突然间在日本国家档案馆的档案里头，发现了一份当年（1942 年）盖有“国家机密”四个字的政府档案，标题是《关于新加坡攻略时的总理演说腹案》，该档案的日期是 2 月 9 日，也就是日军在新山开始渡河，展开攻城血战的当天！东条英机明确地说明，攻下新加坡之后就要尽快攻下缅甸，切断援助重庆的最后一条滇缅公路，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设置在新马印缅的细菌部队只是一支技术部队，它们必须为日军的战略提供服务，既然日军的重中之重的目标在滇缅，而滇缅地区是疟疾的重灾区，那么，下来我要探寻的就是冈 9420 部队和疟疾治疗或疟疾武器的关系，他们是否有前往战场参与作战的记录，等等。

挖掘冈 9420 部队罪证的路途是漫长的，但是笔者相信，一步一步的，新发现和新疑问应该会越找越多，恳切地期望能够和中日的研究学者们一起交流，一起解密。

完

林少彬于沪

2019 年 6 月 21 日